

「文学天地」

孔继勋诗中的岭南书写

杨黛瑶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州 510632

摘要：明代开始岭南逐渐崛起，经济文化日益昌盛，文学创作也渐成风气。在岭南本土文人孔继勋的文集中便有数十首诗，广泛地描写岭南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建筑，如罗浮山、珠江、云泉山馆、三十六江楼等，构成了晚清岭南诗歌的组成部分，同时也为研究岭南地域风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文学素材。本文以景观为线索对孔诗中的地理世界进行分析，探讨诗中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融合的情况，以及诗人在创作中展现出的独特倾向与偏好。

关键词：孔继勋；岭南；地方书写；文学地理学

中图分类号：TP18

孔继勋（1792—1842），字开文，号炽庭，广东南海罗格（今佛山南庄）人，清代文学家、藏书家。孔子第六十九代孙，弱冠即以诗名，二十六岁（1818）得乡荐，后历经七次会试，终于道光癸巳（1833）得捷南宫，后授翰林院编修，是罗格孔氏唯一的进士。可惜好景不长，戊戌年（1838）他便因弟孔继骧去世而匆忙赶回故乡，未能在政坛上建立功业。返乡后又正值鸦片战争前夕，广东战事纷起，孔继勋于是协助军务，抵御外敌。最后因顶着风雨坚守广州猎德砲台，诗人染风寒病故，时年仅 51 岁。

孔继勋一生不以诗文为意，认为大丈夫重在政绩，因此对自己的诗作

并不在意，处置随意，致使诗文散落，不得其全。然而他的诗才不俗，《玉壶山房诗话》评其诗曰：“诗句清妍，兼共骈体，超宗殊有凤毛也”^[1]，赞美他有文才。他还与张维屏、黄培芳等七人结社唱和于白云山，翁方纲称此为“七子诗坛”，后人常以之与南园诗社相比，可见其诗颇有影响力。孔继勋著有《岳雪楼诗选》《岳雪楼骈体文》《馆课诗赋钞》《云泉题唱》《北游日记》等诗文作品，可惜均已散佚。现存作品仅《岳雪楼诗存》（以下简称《诗存》）一种，共四卷 150 首，乃其子孔广镛、孔广陶为纪念先父搜集而成。遍览《诗存》所收诗作，其中凡涉及岭南的，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写到

了岭南的风景人文，展现出了岭南特有的风土面貌。

从地域分布来看，按今天的行政区划为标准，明确提及的地区有 6 个，分别是广州、佛山、韶关、惠州、清远、珠海等。从其诗歌创作频次上看，则广州最为频繁，共有 15 首佛山 6 首，韶关 3 首，惠州与清远各 2 首，珠海最为少，仅有一首。其比重如下图（图 1）所示：

而从类型上看，所咏既有山水一类的自然风景，也有楼馆一类的人文建筑，甚至还记录了岭南罕见的雪景等气候。这些丰富的题材共同构成了晚清岭南诗歌与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通讯作者：杨黛瑶 **单位：**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 广州

收稿日期：2026-03-13 **录用日期：**2026-04-10

DOI: <https://doi.org/10.58244/sha.2637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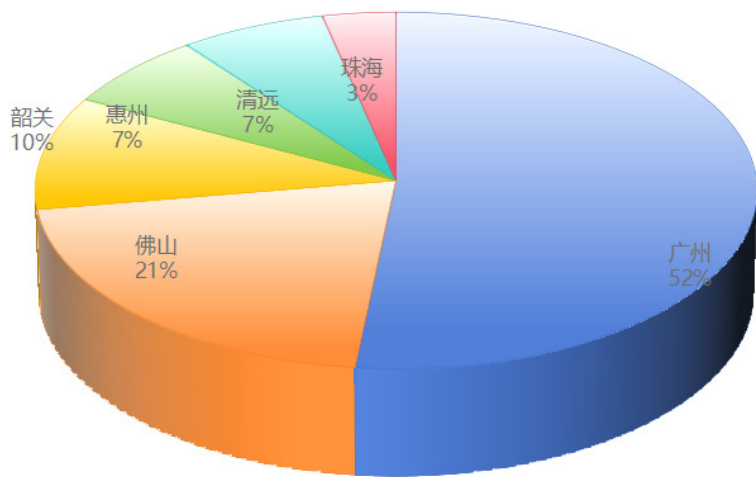


图1. 孔继勋诗歌中描写岭南地区的比重

一、描写山岭的诗作

孔继勋描写山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描写高山时，多着眼于景物本身，或突出其高峻雄伟的一面，或展示其仙境氛围，或二者兼而有之。而描写山岭时，则景中含情，多表达思乡之情。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不仅与描写对象本身的样貌有关，更是离不开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和诗人的喜好。

《诗存》当中集中描写的高山有惠州罗浮山、佛山西樵山、清远峡山和观音山等，大多是广东的名山，陡峭高峻。其一惠州罗浮山，作有五律《怀罗浮》。诗称“迷离四百峰”^[2]，夸张地展现出了罗浮山的山峰之众。而这里不仅山峰险峻，还是一个道教圣地：“罗阳一弯水，华首几声钟。”华首指的是华首台（寺），因“旧志《罗浮灵异记》谓有五百华首罗汉游会息于此”而得名^[3]，是罗浮山第一禅林。然而，“风雨空遥想，神仙不易逢”，纵然相传曾有五百真人聚集于此，在

现实层面却是很难碰见，更增添了罗浮山的神秘感。

其二佛山西樵山，有《抵西樵仍雨疾又适作欲游白云洞不果》。诗歌描绘的是位于佛山南海西樵山上的白云洞。西樵山是广东四大名山之一，而白云洞便在其西北山脚下，拥有三个洞天、二十个景观。对西樵山，诗人并没有直接描写山峰的陡峭，而是通过描写瀑布来侧面展示：“银涛挟两飞，遥想千丈落”。西樵山有三处瀑布，雨季时尤为壮观。作者所写应是白云洞旁的“西樵云瀑”，为清代广州八景之一，后来朱德题名“飞流直下”，足见其宏伟。除了瀑布景观，白云洞还是有名的儒释道三家圣地，仙气迷蒙：“岂知蓬莱山，欲到风引却。谁开衡岳云，莫跨缙氏鹤。……一勺可分吸，清凉助行药。”此处作者联系到了衡山与缙山鹤，前者是道教神仙教派的道场，后者则是仙鹤，相传周灵王太子王子乔于缙氏山头乘鹤而去。

其三清远峡山（今飞霞山），有

《阅峡山寺留题诗卷补作二首》。峡山中有名胜曰“飞来峡”，是北江的险要地段，江水气势飞腾。而峡山寺（今飞来寺）就位于其下游江畔，背山面水，诗人称其：“一寺总其胜，林峦争献奇”。在诗人看来，峡山寺与峡山的山峦草木之间仿佛是有互动的，动感十足。和其他山相比，峡山在高度上并没有优势，但峡山的美却是诗人百看不厌且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往返数登陟，心赏难为词”，“时复炫纁绣，葱蒨回春姿”。其实，峡山的美吸引的不止孔继勋一人。历朝历代以来，峡山就是众多经由此地的诗人的歌咏对象。如唐代宋之问被贬岭南时，过清远曾作《宿清远峡山寺》，赞美此地有如世外桃源：“寥寥隔尘事，何异武陵源”^[4]。宋代苏轼亦有《峡山寺》，其自注云：“传奇所记孙恪袁氏事，即此寺。至今有人见白猿者”^[5]苏轼所指，即《太平广记·袁氏传》中秀才孙恪与猿猴化成的袁氏之间的故事。结局袁氏化为猿猴归去便发生在清远峡山寺里。杨万里在《题清远峡山寺二首》亦提到该传说：“见说岩中雪色猿，啸声时出翠微间”^[6]，为峡山渲染了一层玄幻色彩。在孔继勋二诗的序中，我们也能见清代文人对峡山的咏叹之盛：“余数经峡山古寺，未尝有诗。己亥（1839）春间，寺僧携各卷来省装池，并乞余诗，因得遍观诸作，补题其后。”虽然序中寺僧所携诗卷的情况难以确考，收录诗人补作二诗的集子也暂时未见，然而现存峡山寺题诗集有《国朝峡山寺留题诗》二卷及《续》

一卷，也可作为清人热衷吟诵峡山的有力证据。

其四清远佛冈观音山，有《舟行望观音岩》。在诗中孔继勋同样突出了山峰陡峭的特点：“谁将擘华手，削出一峯峭。孤危瞰欲摇，截然斧痕肖。”

孔继勋作诗时着眼于高山的陡峭，实际上是他有凌云之志的表现。他曾冒雪登南岳衡山，作有多首衡山诗。返回广州后便筑书楼，名之“岳雪楼”以纪念，可见其对高山的爱之深。而古人对高山的爱，多含豪情壮志。孔继勋选择书楼来冠名，或许与“学而优则仕”的儒家观念有关，想以此展现自己的追求和愿望。但是另一方面，他诗中又含有许多道教神仙气息，似乎又透露出他内心深处对神仙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

相比于高山诗，孔继勋写山岭诗时则直接显露出了更多的个人情感。在其《南雄客舍怀梅岭》中，几乎每一处风景描写都与怀乡之情息息相关。如“客程新岁促，花信隔宵探”，旅途中光阴飞逝，转眼花草带来了新春的讯息。“地已屡游熟，觞犹余兴酣”，南雄位于广东北部，与江西接壤，是粤人北上的必经之路。孔继勋一生七次参加会试，对南雄的熟悉的背后是自己屡试不中的心酸，因此斟酒也难以尽兴。在《诗存》中，紧接此诗的是《度梅岭》，对于前诗的情绪有所承接，或是前后作成。诗人客舍南雄时即将新年，而度梅岭时已仲春：“我来及仲春，花事愁或替”。随着旅行日子的增长，北上的惆怅似乎也与日俱增：

“笑我何淹留，斯行致濡滞。故乡日以远，翠巘屡回睇”。可见诗人并不急于赶路，而是屡屡回望故乡，思乡游子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

二、描写江湾的诗作

孔继勋对广东珠江及荔枝湾有诸多咏唱，总体上突出水面平静、风景宜人的特点，既展现了江湾的悠闲，又展现了诗句背后消闲作乐的生活。珠江三角洲地势平缓，水流缓慢，两岸青葱，非常适合乘船游玩。诗人在诗中便数次记载了自己与友人乘舟于珠江上，如《珠江春泛》：“与客扬舲去，看花载酒行”，一边乘船对酒，一边欣赏两岸春色。在珠江两岸，不仅春色怡人，而且灯火辉煌，诗曰：“芳草一洲晴，垂杨两岸平”，“绮罗珠浦丽，环佩海风声。碧玉中流写，朱栏倒影明”。如此悠闲美好，不禁令诗人产生了归隐入教的幻想：“潇洒沧洲意，清凉佛国情”。但诗人终究有报国赤心，摒弃了出世的念头：“霸图山色里，回首尉佗城”。霸图指的是称霸的雄图壮志。佗城则是赵佗的发迹之地，位于今广东河源龙川。彼时广东正受到夷狄的侵犯，作为孔子后代的诗人深受儒家教化，不仅不会选择出世，而且还以秦时平定岭南的赵佗为榜样与目标，一心只希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类似的感情也出现在另一首记录珠江漫步的诗作《六月十三日夜步月江千感事》中：

缓步聊随月，临江暑气消。

光生珠浦夜，凉送海门潮。

雅韵闻歌吹，遥情寄沓寥。

清辉谁与共，烟柳自萧萧。

近报边夷警，知谁胜算操。

军威惩释甲，民气愤磨刀。

古自羁縻善，今将战伐劳。

天空河汉迥，翘望首频搔。

诗人在江边散步，月下凉风徐徐，耳畔不时传来乐声。这本是十分闲适安逸的，诗人却因为边境政局不定而心情烦忧，难以沉浸在美景的享受当中。

而在描写荔枝湾的诗作中，这种忧愁心情不仅几乎未见，诗人更是直言：“霸图消歇浮云逝，骋怀何暇论唐荔。未须秉烛寄豪情，一颗冰轮皎霄际”。忧愁消散了，取而代之的是游玩的愉快。这种差异或许是由于荔枝湾相对珠江来说，战事意义比较小，繁华程度却高得多。

《诗存》中以荔枝湾为主题的诗共有五首，分别是《月夜游荔枝湾》与《荔枝湾纪游四首》。五首诗均作于夏季，且诗人多次提到天气的炎热与荔枝湾的清凉，或许正因为荔枝湾是个消暑的好地方。如《月夜游荔枝湾》曰：“披襟客苦炎歊逼”，“月凉江靚靴纹铺”，炎凉对比明显，而月光之所以能给人一种清凉之感，恐怕离不开江风的吹徐。又《荔枝湾纪游四首》曰：“幽寻自闾寂”，“招凉曲不遮”，“停午飞雨凉”。纳凉之余，诗人在这里饮酒、赏月、作乐，好不快活：“故人约我宵携壶”，“雄辩佐芳醺”，“伫月高可凭”，“高歌来扣舷”。

这些荔枝湾诗不仅记录了诗人的

闲情逸致，而且还保留了当时岭南园林的风貌。作为与北方园林、江南园林并列的三大园林之一，岭南园林不同于前二者的富丽或诗意，而是“具有实用与绚丽并存的二重统一性”^[7]。

岭南园林的实用性从诗中即可窥见：在南方炎热的天气下园中依旧能够保证凉爽，而且为饮酒、作乐都设置了意境十足的场所。而岭南园林的绮丽，是因地制宜的绮丽，总是随形塑造，并选用适合岭南气候等条件的植物等。这些特点在诗中皆有印证，如“海山得新构，仙居庶相称”，依据地形特点建造园林；“层轩绕回廊，面据荷花胜”，荷花喜水喜光正适合在雨水与阳光都十分充足的岭南种植，而且荷花具有高洁的象征，为园林增添了几分文人气。除此之外，诗中亦常能见到岭南园林的绮丽之处：“轩窗夕敞净琉璃，海山仙降纷罗绮”；“虬珠照夜堆芳园”；“翼然临水亭，磨铜更晶莹”。无论是选用的材料，还是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都无不显示出了园林的华美。

除了以上对今广州地区的江湾的描绘，家乡在佛山南海罗格村的诗人自然也对佛山境内的江湾有所描绘。这些诗一抹前诗的悠闲之调，却充满了历史感与激荡的色彩，颇能与写广州境内的诗作形成对比。

《舟泊汾江怀李仁山刺史同年》一诗缘于诗人乘舟于佛山汾江上时，触景怀念起李仁山刺史：

司牧谁堪保障称，
民歌襦袴即廉能。
使君久已循声着，

剧镇今推重寄膺。

岸拥艚艨丛百货，

楼张弦管铍千灯。

维舟我正停云企，

坐对江头缺月升。

汾江是明清时期佛山的“四大名镇”之一，是上游船只进入佛山的必经之地，两岸商业繁荣，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如今也被寄予厚望，两岸排满战船，好似随时都准备进入战斗状态。然而岸边的货物与楼台上的张灯作乐，又指明着商业依旧繁荣，百姓依旧安居乐业，并未受到或许即将到来的战事的影响。这样的社会面貌显然是良好治理的结果。在诗中，诗人所怀念的李仁山的具体情况虽然难以考察，但我们能够推测出，这是一位清廉能干的官员，有过不小的政绩或功绩，才使得诗人如此怀念。

《将至西樵遇风雨即泊》所写当是写佛山南海西樵山旁的西江。西江是珠江的干流，但不同以往的风平浪静，这次诗人遇上了狂风暴雨：

顽云涌不流，四垂即如墨。

作势号江风，指顾忽异色。

系舟无桑本，下碇各努力。

雷声送飞雨，水气化深黑。

嗟我江湖人，历险颇堪忆。

历险惟苦多，盛气趋敛飭。

夷涂惯嬉娱，困境知挫抑。

明晨约登山，烟霭倩拂拭。

恶劣的天气使得江水激荡，展现出了珠江不同凡日的气势。

此外，《自石湾放櫂还乡夜泊潞口有感而作》也是对珠江、荔湾面貌的

补充，为读者呈现了多样化的景象：

草碧沙平夕照沈，

娉娉沿岸半榕阴。

迢迢江景都成画，

淼淼烟波足洗心。

尘事暇从舟次得，

霜华新向鬓边侵。

何时花月新游续，

一扫荒芜故径寻。

此处的江面虽然依旧平静，但却不如诗人其他诗中那般青葱、有朝气，而是多了一些萧条感。这或许和诗人离开一个地方时有愁绪有关。此时的诗人年岁已高，白发无可阻挡，未免也有了怀旧之心。再加上他壮志尚未酬，情绪亦不高，于是笔下之景便也带上了一些岁月之伤。

三、描写人文景观的诗作

除了自然景观之外，孔继勋诗中有大量馆阁楼寺等人文景观的描写，有些建筑今日依旧繁华，有的已经凋败，更有的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诗不仅有艺术价值，还有历史价值。

孔继勋诗中所记录的场馆种类繁多，涵盖私家园林、寺庙禅院、书楼书院、楼台等。

第一类是私家园林。私家园林功能多样，主要是文人聚集交友的地方。孔继勋《诗存》中所记园林有广州白云山的云泉山馆、荔湾的鲜碧轩、佛山顺德的清晖池馆。其中位于白云山麓、廉泉之畔的云泉山馆之于诗人的意义最不一般^[8]。嘉庆十七年

(1812), 诗人与好友黄培芳、张维屏等“七子”修复古迹而成此馆, “合白云、廉泉名之”^[9]。馆成之后, “七子”常常相聚于此, 饮酒唱和, 成为了一代佳话。馆内设有北园、南雅斋、自在池、竹轩斋、注经窠、寄岳云、索笑檐斋、江景亭、镜华舫、枕流阁、六珍桥、月台、山壑、芑涧、通泉、绿阴坳、幽篁里等二十二景, 有山有水, 雅致清幽。其中, “南雅斋”乃用以祭祀苏轼、崔与之和黄佐, 代表了“七子”的文学与政治志向。《诗存》中描写云泉山馆的诗共五首, 分别是《云泉山馆杂题四首》及《云泉山馆小酌》。这些诗不仅描绘了馆中的景象, 也将诗人在此间的悠闲生活记录了下来。从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 云泉山馆内不仅山水草木幽美, 而且还充满着仙气。《杂诗》四首均以馆内某一处具体的景致为题, 对当中独特的样貌展开细致的描写。如《芑涧》突出其清幽的一面: “一涧红翠飞, 篱边风自扫”; 《南雅斋》显露个人志向情趣: “大雅久不作, 南中继越吟。小筑自千古, 君听山水音”, 一方面诗人借“庄舄吟越”的典故表达了爱国思乡之情, 另一方面又因此处有苏轼之迹且环境清幽而陶醉于山水之乐; 《索笑檐》将神仙道教之气展露得十分明显: “天寒鹤未归”, “仙云堕翠微”。然而, 孔继勋笔下幽深静谧的云泉山馆, 多年之后却是另一副模样。咸丰盛夏, 孔继勋之子孔广镛与孔广陶山行路过此地, 已是满地荒芜。此景颇似孔氏家藏明代仇实父《松岚叠翠图卷》所绘情形:

“古木寒流, 萧萧池馆, 夕阳鞭影, 得得溪桥”^[10], 不再如当年般生机盎然。兄弟二人回忆起往日众先人酬唱于此, 便久久徘徊不能去。当再次展观此图卷, 孔广陶不禁题诗其上: “披图令我忆云泉, 邱壑依然小洞天。若许他年振吟社, 吾曹何惜买山钱。”^[11]诗中看似没有孔继勋的身影, 而他们吟诗于此的画面却已隐含其中。对读父子二人之诗, 亦犹见时间之力量, 十数年间, 人非物亦非。

第二类是寺庙与道观。广东西江流域是佛教与道教的重地, 寺庙与道观遍布。孔继勋《诗存》记载了越秀永胜寺、荔湾长寿寺以及荔湾离明观。写佛寺之诗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神圣的气息, 庄严肃穆。如《游永胜寺访灵苗上人不值》: “卜筑妙因树”, “方塘溢水气, 潋滟光倒寒”, “坐久澹无虑, 此心澄夜潭”。《暮春同愚阶前辈心如堂弟游长寿寺小坐池上旋酌何莲浦家》: “梵呗声中迥绝尘”, “风定池萍禅境寂”。而在写离明观的《张南山司马招饮离明观赋谢》中, 诗人罕见地极尽笔墨铺陈它的金碧辉煌:

仙居云构江之湄,
金碧炫日涵清漪。
三城轰说久聒耳,
游屐未到神先驰。
禺山张公老词伯,
一舸招邀荡澄碧。
遥惊赭赫近迷离,
曼衍纡回互络绎。
疑登贝阙游琳房,
天风吹灏流霞觥。

绮檻逶迤溢花韵,
丹壁晃荡争池光。
几费经营辟此境,
髣髴壶中昼弥永。
遑稽仙籍辨微茫,
且豁尘襟归寂静。
行吟坐赏兴未休,
同心况有鸾鹤俦。
一樽陶情涤块垒,
四筵骋辩凌沧洲。
荔湾花埭曷足道,
此地江山入怀抱。
转樵回船纪胜游,
未能揣称空摘藻。

诗人来往寺庙与道观之间, 或许与其思想倾向有关, 但更主要的原因或许还是交友。如永胜寺虽为寺庙, 但因其园林式的设计以及住持的开明, 这里也成为了文人雅集之地。黄培芳的《重修永胜寺碑记》对永胜寺的情况有一个简短的总概, 明确提到文人雅集于此十分盛行:

羊城出东郭一里而近, 有三松古径, 是为永胜禅林。后枕云山, 前临珠海, 地有方塘、长林、小桥、流水, 鹤群翔集, 胜擅人区。住持灵苗上人, 接众延宾, 皆大欢喜。是以春秋佳日, 学士大夫, 名流野老, 乐往游焉。寺创自前明, 叠次修葺。迨道光丁酉, 灵公大加经营, 不啻重建。^[12]

诗人《游永胜寺访灵苗上人不值》一诗题中也已表明此行的目的是“访灵苗上人”, 即永胜寺住持。其他诗作亦然, 游长寿寺是与前辈及堂弟同行, 可看作交游的一种; 造访离明观是出于

张维屏的邀请，是参加文人雅集活动。

可惜的是，在历次战火与时代的变迁中，这些古寺古观都已荡然无存。我们只能凭借当时人的记录来想象它们的样貌，发掘它们背后的文化意义，而这也正是这些诗文的价值所在。

第三类是书楼书院。岭南的书院书楼是园林式的，具有怡情养性的功能。《诗存》中写到的有孔继勋父亲所建藏书楼“濠上观鱼轩”（旧址在今广州太平沙），以及岭南知名书院学海堂。诗人对环境做了大量的描写，反而对于它们的“读书”功能鲜少提及。以《自题濠上观鱼轩》为例：

长虹霁落飞桥跨，
夹岸逶迤间台榭。
数椽中有观鱼轩，
灯影书声彻遥夜。
此地揽古多朱楼，
帘栊十里曲琼钩。
绮罗綵昼还夕，
管弦清脆春复秋。
俯仰流风已消歇，
危檐杰阁犹郁勃。
万家城下自连云，
一片濠梁旧时月。
年年午日天气清，
飞凫竞罢斜阳明。
记取游船各归去，
隔窗听卖荔枝声。

全诗仅“灯影书声彻遥夜”一句提及读书事，若撇去这一句，不知情者大概会误以为这只是一处水木清秀的轩榭。实际上濠上观鱼轩藏书极为丰富，在孔父之时就已有四万余卷之

多。后来这些书被孔继勋继承，藏于新建之岳雪楼之中。在孔继勋与其子孔广陶的共同努力下，藏书一度多达三十三万卷，成为当时广州藏书楼之最，其中最珍贵的或许莫过于《北堂书钞》孔广陶校注本。然而诗人对于这些却只字未提，反而是大量着墨于园林的景色，园外的游船，甚至是小贩叫卖荔枝的声音。这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读书人形象形成了强烈反差。隐隐约约之中，仿佛可见岭南人远离政权中心而形成的逍遥不羁性格，同时也呼应了书楼“濠上观鱼轩”一名的深意。

第四类是楼台。孔继勋存诗中仅有两首涉及了岭南的楼台，分别是广州海珠得月楼和佛山三水三十六江楼。数量虽少，但因二楼如今都已荡然无存，诗歌的文献价值便更显珍贵。二楼都建筑在江边，而有不一样的风韵。诗人与友人同登得月楼后写下《冯愚阶前辈萧宸垣同年泛舟同访潘谷香比部归次海珠登得月楼》，记录了夕阳时刻得月楼外平静的江面，与岸边青葱草木相映成趣：“波平如镜碧如油，访旧新情共放舟。……葱葱城郭窗前列，簇簇帆樯槛外收。雨树木棉苍翠外，倚天红照粤江头”。而在《登三十六江楼奉怀阮云台相师》中，楼台外却有截然不同的样貌：“天外长风起满座，翠岚豁尽穷双眸。大江滔滔拍空下，溯纳涓涓经遐E。当中冒波出浮石，有似惊起潜渊蚪。”三十六江楼位于西江、北江与绥江的交汇处，江水激荡。时为两广总督的阮元在视察粤

西时路过此地，登楼后取西江二十七支流、北江九支流之意题名“三十六江楼”，并作《三水县行台书院新成停舟登三十六江楼》。诗人登楼怀阮元，歌咏他虎门禁烟的事迹：“烽净虎门百蛮乐，波恬鱼藻三城讴”，为三十六江楼也渲染一丝战火氛围。

另外，诗人还从宏观角度入手作有《羊城中秋》一首：

去年高阁俯滕王，
看月今宵在故乡。
七宝晶球辉夜永，
三城笼烛彻宵光。
拈毫欲赋如仙会，
放眼重思古战场。
可许蟾宫游汗漫，
满身风露撷天香。

中秋夜的广州城灯火辉煌，彻夜明亮，十分繁华。诗人站在高处俯瞰整个广州城，或许由于心有建功梦，他不禁想起它的过去曾是战场。然而诗人的思绪最终还是回到了中秋佳节的喜乐中，转而想象自己漫游广阔而浪漫的天宫，为本诗画上了句号。

四、描写气候的诗作

岭南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日照长，平均气温较高，冬季温度基本维持在零度以上，除韶关北部高山地区，雪天十分罕见。而孔继勋的《粤雪吟》正好便记录下了这一罕见现象，以常年的炎热作对比，烘托出雪景这一奇迹：“炎州草木常青葱，雪落不到寒先融。忽创奇闻欲惊倒，六花飞满

仙城中”。然而，对于诗人来说，最关心的并非雪天的景致，而是民生：“童嬉妇谄昔未覩，造物胡为降祥瑞。追思夏陇初分秧，蔽天匝地来飞蝗。火之不尽捕亦懈，舍此懔懔几成殃。一夕寒光扫遗孽，万家喜气占丰穰。远闻此语辄叹息，帝岂无因滕六敕。权衡物理固相须，冥漠天心宜可识”。一场雪化解了困扰农民的飞蝗问题，也化解了诗人心头的烦忧。

当然，相对于罕见的雪天，岭南更常见的是雨天。《四月二十三日大雨志喜》展现了岭南雨势大且急的特点：“飒飒凉飔忽满户，电光怒闪雷声瞋。杂沓倾盆破空下，九霄欲倒银河津”。与雪天相同，雨天让诗人最挂心的也是民生：“夏旱天公如戏人，密云催起旋红轮”，“灌亩虽迟尚济涸，插秧欲老皆怀新”。久违的大雨缓解了旱情，为农民带来了耕种的好消息，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心系于民的诗人形象。

五、结语

明清以来，诗歌中的岭南开始大量以正面的形象出现，诗歌内容广泛涉及岭南风土人情，诗人也逐渐由唐宋以被贬诗人为主体的转变成为以土生土长的岭南人为主体的。而孔继勋正正处

于岭南诗歌发展的顶峰时期。作为岭南人的他，诗歌中有大量的岭南描写，不仅可以作为研究岭南风土尤其是人文建筑的文献，更应该作为岭南诗歌的一部分，得到我们的重视并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陈永正主编：《粤诗人汇传》附编，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1660页。
- [2] 孔继勋，岳雪楼诗存，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第456册，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年。本文所引孔继勋诗作如无特殊注明均引自此书。
- [3]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417页。
- [4] 沈佺期、宋之问著，陶敏、易淑琼校注：《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73页。
- [5] 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63页。
- [6] 杨万里著，薛瑞生校证：《诚斋

诗集笺证》，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84页。

- [7] 梁明捷，岭南古典园林风格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3年，第286页。
- [8] 云泉山馆为蒲涧寺旧址。传说苏轼曾到过此地，并留有七律《广州蒲涧寺》。诗下有苏轼自注云：“番禺县有玉虹洞，南曰聚龙岗，有蒲涧寺，在白云山麓，淳化元年(990)建。”诗曰：“不用山僧导我前，自寻云外出山泉。”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065页。
- [9] 谭棣华，曹腾(马非)，冼剑民编：《广东碑刻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 [10] 顾文彬，孔广陶撰，柳向春校点：《过云楼书画记·岳雪楼书画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81页。
- [11] 顾文彬，孔广陶撰，柳向春校点：《过云楼书画记·岳雪楼书画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481页。
- [12] 冼剑民，陈鸿钧编：《广州碑刻集》，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9-240页。

作者简介：

杨黛瑶 女，广东揭阳人，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籍整理与研究、岭南文化研究。

Lingnan in the Poetry of Kong Jixun

Yang Daiyao

(Institute of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ng Dynasty, Lingnan gradually rose to prominence, its economy and culture beca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and literary creation gradually became a trend. The collection of poems by Kong Jixun, a local literatus in Lingnan, contains dozens of poems that extensively describe the natural landscapes and humanistic architecture of Lingnan, such as Luofu Mountain, the Pearl River, Yunquan Mountain Pavilion, and the Thirty-Six River Tower. These poems constitute part of the Lingnan poetic tradi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provide valuable literary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Lingnan's regional customs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landscape as a clue to analyze the geographical world depicted in Kong Jixun's poems, discusse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the subjective world within the poems, and examines the unique tendencies and preferences expressed by the poet in his creative work.

Keywords: Kong Jixun; Lingnan; local writing; Literary geography
